

震撼心灵阅读之旅 经典文库

我的
第一课
本外
书一

世界最具

情节曲折故事离奇
斗智斗勇反复较量



《经典文库》编委会/编

第九辑

推理 性的 侦破 故事



TUILI
XINGDE
ZHENPO
GUSHI

1

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

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

世界最具推理性的
侦破故事

(1)

《阅读文库》编委会 编

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

目 录

- 古坟里的谋杀 (1)
- 棋局里的暗示 (8)
- 假戏真做的“谋杀” (17)
- 物证指出的真凶 (23)
- 亡魂的报复 (29)
- 握在死者手里的点心 (34)
- 象牙盒里的阴谋 (38)
- 恐怖的哨音 (42)
- 昧掉良心的警察 (46)
- 谁杀了敲诈者 (49)
- 与神探斗智的狂徒 (54)
- 杀夫的铁钉 (57)
- 鬼宅命案 (61)
- 不孝儿杀母谋财案 (65)
- 关帝庙里的情杀案 (69)
- 惨死在别墅里的女明星 (72)
- 供词中的破绽 (76)

轻伤致死的怪案	(79)
印花上的毒药	(82)
绝顶聪明的杀手	(86)
佯作的高招	(89)
帮老人自杀的杀手	(93)
冰下冻尸的死亡时间	(97)
凶手的伎俩	(101)
大雪不能遮盖的线索	(105)

古坟里的谋杀

我叫木村，是一个推理小说作家。初夏的时候，我特地到日本做了一趟三河西部之旅。

那儿有德川家康的铜像和许多名胜古迹，他的盛名，真是历久不衰啊。但令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东西，而是一些古老的传说。

三河下游为扇状地形，自古以来一直是人们生活的地方。河流沿岸有不少原始遗迹和古坟分布在那儿。

天气十分的炎热，皮肤被太阳晒得发黑，回东京的那天早上，我在郊外的火车站碰到中村先生，正好他也来度假。单线的月台在铁轨的一边，下车的旅客纷纷由站台左手边的检票口出入，因为车站上人并不很多，所以我一眼就看见中村站在那儿。

中村是一位木匠，50多岁，瘦瘦高高的，他因为喜欢我的作品，所以彼此成为笔友。

正在施工的铁路旁，有许多贝壳。沿着山坡走上去，在建筑物的墙角边，也发现不少。车站两旁装了两个展览用的橱窗，里面摆饰着各种贝类化石和蚌类模型。

无名古坟长81米，是一个前方后圆的坟墓，往下俯瞰，是一大片的稻田，绿油油的真是漂亮！铁路为一字形，火车经过时带来一阵噪音，犹如从地平线上冒出一只怪兽，吞噬整个平原。

虽然无名古坟离车站不远，但这段路却是相当难走，

我知道中村因为喝酒过多，肝脏不太好，天气又这么热，所以想慢慢地走。

“木村先生，快点走啦！”他却急急催促我走在前面。

在主坟顶上立着一根天神社址石柱，旁边是另一座古坟——秋叶神社殿。

最后是另一座古坟，爬上 33 阶楼梯后有个浅间神社，因为年久失修，已经倾塌了一半，为了避免游客掉下去，在两旁都用石栅栏特地围了起来。

“哦，每一个古坟差不多都有一间神社，已经很久了吧！”

“这些古坟都是战国末期建立的，有一个有趣的传说。”

“什么传说？”

“秘密杀人事件……等下一再告诉你！”

我们回到中村的度假小屋，换了轻便的衣服，又尝了中村太太亲手做的料理。刚走了三四公里，非常口渴，现在能一口接一口地喝着啤酒，觉得特别过瘾。

“这一带是德川家康的地区，当年他在今川义元底下当人质的时候，这一地区的人被课重税，有许多人都三餐不济，只好告诉今川义元收成不好，暗中私藏了许多稻米。税务局后来发现了这件事，就派人来调查。但是因为官员工作量有限，村中又藏着许多眼线，所以什么也查不出来。”

“那么秘密杀人事件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中村举起酒杯和我互干了。

“有一年，税务局派了一个叫庵原的官员来，他是征税

天才，拿走了村里的许多粮食，就在那年，村里几个老人和小孩饿死了！”

“下一年也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不仅如此，庵原还要一直待下去。他预定傍晚到达此地，第二天开始严厉检查税务。在岗崎附近，一些激愤的村民不堪重税而拿刀杀了那些来征税的官员。”

“庵原也被杀了吗？”

中村点点头，继续说道：

“在那年春天，一个叫伍平的年轻人跟着庵原来到这里，他们决定以浅间神社为宿舍，于是叫村人来打扫。另外，又在石阶前设立哨卫，古坟之前又布置了一些机关，并将其他路封锁，所以要去神社，只有这条路可走！”

“警戒这么严啊！”

“除此之外，还派了十几名警卫来巡查。”

“后来如何了呢？”

“村人为了息事宁人，便派几名男女去哨站接待，年轻的女人们便逃到外地去避难。”

“年轻的男人呢？”

“都被派到外地打猎去了。”

“血气旺的男人都不在村里啦！”

中村喝了一口啤酒说：

“庵原到达时将近傍晚，伍平带着他走上石阶，经过哨站时，看到几名年轻人正扛着一头大猪走过来，还有一些人拿着野鸟以及美酒！”

“干什么呢？是不是要慰劳那些人？”

“对，这时哨兵拦住了那些人。”

“庵原呢？”

“进社殿去了，伍平下来问明了来意，就叫他们把猪扛上去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伍平把大猪摆在门口，向庵原报告，但是社殿内并无一人应声，伍平好奇，进去一看，却发现庵原倒在阴暗的社殿里。”

“被人刺杀了吗？”

“没错，因为室内太暗，伍平就把他抬出来，这时才发现一把尖刀，从背后刺穿了他的胸膛！”

“背后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把刀是谁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因为刀子并无特征。”

“我想起刚才看到的浅间神社，非常狭小阴暗。”

“伍平立刻进入社殿内搜查，但里面空无一人。”

“社殿的构造如何？”

“大门为左右推开的木门，两侧墙壁上是固定好的格子窗，凶手不可能从那儿进来。”

“伍平一定会认为凶手趁他在社殿前时杀了庵原，然后又没法逃过哨兵的视线，所以立刻下令全面搜查。”

中村点点头，替我倒了一杯啤酒。

“里面为什么那么黑呢？”

“因为正值傍晚，况且光线又不足。”

“我想屋子里需要灯火，在灯火还未点亮之前，庵原一进去就被人杀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遗漏了一点——在庵原和伍平往石阶上走时，有一名妇女手上拿着烛火，走过伍平身旁，进入社殿，然后和那些扛猪的年轻人一起往下走。”

“因为大家对女人没有戒心，所以凶手一定是她，趁机杀了庵原。”

“当时伍平也想过这一点，但是女人身上并未沾上任何血迹，而社殿里血迹斑斑！”

“会不会有秘道？”

“地上并无机关！”

“难道她在伍平进来之前换好了衣服？”

“不，她下了石阶之后，就到哨兵房去帮忙。”

“那不就表示没有嫌疑了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伍平后来到底有没有抓到凶手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，因为庵原死在神社里大家惟恐触怒神明，所以都吓得四下逃跑了，听到庵原被杀的消息，其他征税官都很害怕，所以在清查税务时也没有那么严格，倒是伍平，听说受了相当重的处罚！”

我拿出一根烟来点。

中村无法忍受杯中没有啤酒，所以又替我倒了一杯酒。

“我把我的推理告诉你，不合理的地方请你告诉我。”

“你说吧！”

“由伤口来看，庵原绝对是被刺身亡的。因为刀是从背

后刺出的。”

“没错！”

“伍平在台阶时有从背后杀死庵原的机会，但他必须躲开哨兵及其他人的注意。特别是那个提灯的女人，如果他提着灯进去一看见尸体，一定会大喊大叫引起哨兵的注意。”

“所以说凶手不是伍平！”

“是的，同时那个女人身上没有沾上血迹，况且从庵原被刺的情形看，那完全是一个女人的力量所不能办到的，而村子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尸体发现后才进来的。”

“那么不就没有其他可怀疑的人了吗？”

“有，而且那个女人是他的同犯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那个人应该是村子里的仆役，他趁打扫社殿之机，事先躲进里面，等庵原进去之后，从背后刺穿他的心脏，趁尸体被抬出去，外面一片混乱之际，再逃走，因此没有人看见他身上的血迹。”

“如果果真如此，那么提灯的女人在走进社殿时会看见庵原倒在地上，可见这是一起有计划的刺杀，否则女人提灯进去时，就会破坏凶手的行动。”

“说得对极了。”

中村又举杯和我干了。

“如果行刺不成，是要被处死的，所以那女人一定和凶手的关系很密切。也许那个女人是凶手的母亲，要死也要和孩子死在一块。”

“不仅如此，大猪的村民也应该都是他们的同谋。如果他们太早出现在石阶那边，恐怕庵原早就会看见而失去兴趣。如果出现得太早，庵原已经进入了神殿，伍平也会随之进入。那样，凶手就要杀掉两个人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对呀！”

我随手拿起中村的一个泥偶摆弄了一会儿。然后看看手表，已经下午3点多了，就和中村告别。临走的时候，中村的女儿恰好回来了。那是个长着大大的眼睛的女孩。她冲我行了个礼后，便跑进屋去了……

棋局里的暗示

一个万里无云春光明媚的日子，私人侦探阿良在公寓的侦探事务所里一个人悠闲地看着棋谱。下午两点左右，十文字悦子突然来访。她是某推理杂志的编辑，虽然个子不高，但气质很好，颇有魅力。阿良因经常应邀为这家杂志撰写随笔，所以与她很熟。

“我本来是到舟木先生那儿去约稿的，正赶上他有客人，告诉我过半小时后再去，所以我就跑到您这儿来消磨时间了，多有打扰，您不见怪吧？”悦子客气地说道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，要是你来随时都欢迎呵，你看我正闲得无聊……”阿良热情地将她让进屋里。

舟木先生是住在这所公寓9层的一位推理作家。此人30岁出头，一直未婚，同阿良是棋友。

“你所说的来客，是不是一位女的？”阿良开玩笑地说。“不，好像是一个男的。因为我见门口摆着男人的鞋。那位先生，莫不是同性恋吧？”她也开着玩笑说。

阿良取来咖啡壶，煮咖啡给她。

她见桌子上放着棋盘，便说：“阿良，不同我杀一盘吗？让我见识见识你的棋艺。”

“你也会下棋？”

“哈哈，下下你就知道喽。”悦子边说边动手摆棋子。

最后还是阿良赢了，但悦子的棋确实下得不错。

“对不起，我去去就来。”阿良起身去厕所了。

解完手，放水冲时，突然听到电话铃声。悦子就去接电话了。

“是的，这里是阿良侦探社。噢，是舟木先生……是我，嗯，我刚和阿良下完棋……好的，明白了，那好，到时候再……”只听到她接电话时的答话声。

当阿良洗过手走出厕所时，十文字悦子已经放下电话，在收拾棋子。

“刚才的电话是舟木先生打来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他让我再等 20 分钟。”

“那么说，他知道你在我这里。”

“我事先告诉他我有可能在你这里等他的……”

“怪不得……那么，我再给你倒杯咖啡吧。”阿良又将咖啡壶端去热了一下，给她倒了一杯。

“阿良，我去舟木先生那儿时，您陪我一块儿去好吗？”她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隔着杯子看着阿良的脸。

“怎么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舟木先生也喜欢下棋吧。我每次去约稿或是去取稿的时候，总是让我跟他下。而且也不知他是开玩笑还是出于真心，总说要追我，弄得我很为难。所以，要是您在身旁就好办了。”

“让我当你的保镖呵。”

“拜托您了。”她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态度坦诚。

阿良虽然不大情愿，但又不好拒绝。

20 分钟后，两个人乘电梯上到 9 楼。按响了 905 号房间的门铃，却无回音。

“真怪，难道没人？”悦子拧了一下门把手。

“哎，门没锁呀。”她推开门说。

“先生在家吗？我是十文字，打扰您了。”说着她便走进屋。

这是一套三居室的房子。阿良也随着她进了屋。当走进有几个榻榻米大的房间时，不禁大吃一惊。舟木荣治好像是在和客人下棋似的，坐在有靠背的坐椅上，头伏在象棋盘上已经死了。旁边丢着一个可乐空瓶。好像是被人用这个瓶子击中了头部，头发里渗出了血。

棋盘周围的棋子乱七八糟丢得到处都是，对面的位置上只有一个坐垫，而没见可乐瓶。

“舟木先生是在下棋时，被对手杀害的。他只专心下棋了，没注意到对手的举动。”悦子倒不害怕。

“你是说坐在这边坐垫上的人就是凶手。这个凶器可乐瓶是舟木先生拿给客人的喽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他被杀还不到 20 分钟，刚才舟木先生还给我打过电话，正好是 20 分钟之前，听他的口气当时似乎有客人。”

“噢，是我去厕所时来的电话吧？这么说，那个时候，凶手还在这个房间里。哎，他右手里好像攥着什么。”

阿良发现被害人右手紧紧握着，掰开手指一看是个象棋子——“飞车”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悦子不解其意。

“也许是暗示凶手的名字。”

“那么说舟木先生是在断气之前，从很多棋子中选了这

个‘飞车’作为凶手的线索。”

“的的确确像个推理作家临终的样子。”

“那么，‘飞车’有什么含义吗？”她歪着头思忖着。

“你知道舟木的什么情况吗？譬如，恨他的人啦，或者

……

“是呀，单身的先生格外怕寂寞，所以就连他的私生活都毫不隐讳地告诉了我。我知道的就有两个人：一个是先生的叔父。他告诉我，为了土地所有权问题叔父正同他闹纠纷。”

“另外一个人呢？”

“另一个是他大学时代的上届同学，电影导演井上龙夫。他在制作艺术片时，向舟木先生借了很多钱，但那片子失败了，似乎正为此而犯愁。肯定是借的那笔钱无法偿还了。”

“那么，就查查这两个人看吧，这之前，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先报警吧。”阿良用隔壁书房的电话通知了报警台。

回答完现场勘查刑警的询问后，阿良马上开始了私下调查。

电影导演井上龙夫的工作间离家很近，步行只需几分钟，是在公寓的6楼。他似乎还不知道舟木被杀的事。当他从阿良嘴里得知这一消息后，顿时板起面孔。

“反正我觉得他是不会好死的！”他冷淡地说道。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你没听说他一个劲儿地追逐，诱惑来取稿的女编辑吗？那家伙打从学生时代起就爱打女人的主意。所以，你

们从那方面查一下怎么样，怀疑我纯粹是找错了门儿。”

“你不是拍艺术片破产了，而借他的很多钱还没有还吗？”阿良又进一步逼问道。

“那不是借钱，是出资！公司就算倒闭也没必要偿还。此事在他出资前也是讲清楚了了的。”井上面带怒容地回答说。

“那么，今天下午3点钟左右，你在什么地方，在做什么？”

“你是问我不在现场的证明吗？今天从3点到5点，我就在这个工作间，看我导演的电视剧。”

“谁能证明呢？”

“不巧，这里是连老婆和孩子也不能进的工作场所，没有证人。”井上回答着，并从厨房的冰箱里取来罐装啤酒。

“喝吗？冰镇的。”

“不想喝啤酒，倒是想喝可乐。”阿良故意暗示了凶器可乐瓶，观察对方的反应。

“可乐……那种小孩子喝的饮料，我这儿是没有的。”井上表情冷淡地说。

“那就算了吧。您会下象棋吗？”

“小时候倒会，可学会了麻将后，就再不下象棋了。”

“被害人死时手里攥着棋子‘飞车’，我想他大概是想说明凶手的线索。”

“这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棋子‘飞车’背后写有‘龙王’或‘龙’，你的名字不是龙夫吗？”

“因此，你就说我是凶手喽。哼！真是愚蠢透顶。就是靠这种幼稚可笑的推理，还当什么私人侦探。”井上龙夫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嘲笑着说。

阿良走访的下一个是舟木的叔父飞田银造。说是叔父，其实年龄只差10岁左右。是个鳏夫，在一家高级公寓当看门人。阿良在舟木荣治的房间里曾见过他一面。

他听到侄子的死讯后也是紧绷着脸。转而，又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喜悦。

“这下，那块地就完全归我喽。”

“你是出于这个目的而杀了他吧？”

“哪里话，这是他的报应。尽管他对我这个叔叔大逆不道，扬言要到法院告我，但看在他是我侄子的份儿上……”

“究竟有多少土地？”

“面积不过100坪，可那地方每坪值300万日元。”

“那就是3亿日元，可见你杀人动机是充分的。”

“怀疑我？还是少在我身上费心思吧。反正是那个家伙自己的事，无非是因女人的事被杀的吧，还是用点儿功夫在这方面去调查调查吧。”飞田刻薄地要下逐客令了。

“那么，今天下午3点钟左右你在哪里？”

“3点钟，我正在这个管理室睡觉呢，好像感冒了。吃了感冒药有些发困，就那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”

“从这里到作案现场开车单程只需30分钟吧？”

“也许吧。不巧，我不会开车。”他讪笑着。

“那么，你会下象棋吗？”

“这个吗，我还是业余初段的高手哩，不像荣治那样是